

绵绵春雨

(香港)

岑凯伦著

走出依恋与
遗忘的游戏



绵绵春雨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作家出版社

1989·北京

绵绵春雨

作者：(香港)岑凯伦

责任编辑：王 忻

责任校对：凯 宏

装帧设计：索 尔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92 千

印张：9.2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8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5063-0324-8/I·323

定价：3.85 元

·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·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真正的爱,不会一帆风顺,也不会平淡如行云流水;真正的爱,总能涉激流,越险滩,走进心灵的馨园。如同那黄昏的阳光,夜晚的晴朗,扫尽满天的阴霾。女钢琴家浣思与丈夫因相爱而结为伉俪,又因对事业的追求而忽略了彼此的体谅与爱抚,结果双方都经历了心灵上漫长的痛苦折磨。幸运的是,这场悲剧没有演完,爱的暖风又在他们的心田轻轻吹拂……

—

夕阳的光彩，带来一天最辉煌灿烂的一刻，象少女娇羞的红晕，象妇人风情万种的眼波，然而，那只是短暂的一刹那，你若不捕捉，它就消逝在四合的暮色中。它就象飘忽的爱情，就象飘忽的幸福，当它来到你面前，你不及时抓住，它就随风而逝——

大半天的骤雨在黄昏之前突然停止，隐在云层中的太阳终于带着笑脸缓缓向西坠去，经过雨水冲洗的阳光分外清新，透明的晴朗和晚霞互相生辉，在暮色之前，带给人们一种说不出的希望！

刘心馨从公路局车上跳下来，她呆怔于天空中奇幻的美丽，她从来没想象过黄昏中的雨过天晴是这样动人，动人得使她忘了走路，忘了回家！

这儿是天母，比较特别的一个住宅区。以前百分之九十住着美军军眷，街上的行人，屋前玩耍的孩童，来来往往的汽车全属于美国人，被人有个错觉，此地是美国的某一个小镇吗？渐渐的，屋子越建越多，中国人也渐渐多起来了，在城市住惯的人，也想来换换小镇风味，于是，天母变成华洋杂处之地，也失去了那份单纯。

原来天母的房子都不建围墙，相连着的屋子，也有相连着

的屋前草地花圃，从你的窗口伸出头来可以叫到我家来，有种特出亲切友好气氛。后来——不知道是否环境杂了，人多了，治安也没以前那么好，于是有些人开始筑了围墙。一有开始，就有人跟随，各式各样的围墙就次第出现，不但破坏了亲切友好气氛，也破坏了统一和谐的外观，天母，也更象台北市其他许多地区了！

只有那街尾的几幢房子仍保持着原有风貌，相邻的屋子，相连的草地，没有围墙，谧静和谐中，还有——似乎守望相助的味道，中间第二幢就是刘心馨的家！

心馨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，短而有些天生自然波浪的头发整齐地用发夹夹住，一袭令人羡慕的北一女绿色校服，黑裙白鞋，青春光芒在微摆的裙边幌动。她有张漂亮却孩子气重的脸，黑黑的圆眼睛很无邪也显得顽皮，高中三年级，就待考大学，她却沒有准大学生的成熟风韵。也许因为家庭环境单纯吧！她只有母亲和一个比她只大一岁，在台中念东海大学一年级的姐姐心宁，她看来是个大不透的孩子！

她抱着书包，仰望天际，她无法把视线从那奇异的美丽中收回来，何况，那动人的图画渐渐淡了，更淡了，暮色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——她向前走一步，一脚踏到一个小水滩，泥水沾湿了她的鞋袜，她惊叫一声，一双温热的大手掌突然落到她肩头。

“干什么？小星星！”好开朗的男孩子声音，听那声音，几乎就能联想到主人漂亮出色的笑容。

“秦康，你想吓我？”心馨转身，对着那高大的男孩，直皱鼻子，“你知道，你这一掌有多少磅？”

“一掌有多少磅？”秦康笑了。果然漂亮出色，高大英伟，几分不羁中还有一丝——似书卷气的真诚，“掌以磅计，数学弄昏你的头吗？”

“这么早下班？”心馨展颜一笑，不再计较“一掌有多少磅”了，他们并肩往前走，“没有约会？”

“要赶一张图表！”秦康扬一扬手中的纸卷，“不过，还是可以免费教你数学！”

再扬一扬手，他径自走进毗连着没有围墙的第一幢屋子。心馨再走几步，走进第二家！

心馨的家是很现代化的家庭，布置得十分舒适、漂亮，虽然这屋子缺少男主人，在经济上，她们是富裕的。心馨的母亲吴浣思是十分出色的钢琴家，她所主持的一所钢琴学校极负盛名，虽然她挑选学生十分严格，但排着队等待受教的学生永远那么多，对浣思所定的昂贵学费也在所不计。当然，这是她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，另一方面，浣思离了婚的丈夫医生刘哲凡每月也付给她们足够温饱的赡养费！

心馨知道母亲不会那么早回家，她换好衣服，到冰箱里拿一瓶鲜奶，坐在沙发上慢慢饮着，她也听见那个广东籍的工人四姐在厨房砰砰碰碰地弄晚餐了！

对十八岁的心馨来说，生活是平静无波的，她每天上学、放学，做功课、看书，心中最大的目标是三个月之后的大专联考。她希望考上一家好学校，更希望学校是在台北，家中只有三个人，心宁已到台中，她若再离开，岂不只剩下母亲？岂不太寂寞？

想到考好学校，她立刻从一边的书包里拿出课本，考大学

犹如拚命，她不能懈怠，就算读得头昏脑胀，近视眼八百度，若考上台大，也是值得，是不是？八百度的近视眼，虽难看得吓人，台大——嘿！也够神气人！

电话铃响起来，她顺手拿了来听。

“浣思回来了吗？我是正伦！”很有风度的男人声。

“麦叔叔，”心馨叫。是母亲的——男朋友吧！母亲才四十岁，看来年青得只象她的姐姐，又离了婚五年，理当有男朋友，只有——她心中仍是觉得怪怪的。“妈妈没回来，大概要过一阵！”

“没有事，心馨吧？”麦正伦说，“我八点半来，告诉浣思一声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晚上见！”心馨挂上电话。

麦正伦是相当出色的小提琴家，又在一所大学任教，四十五岁，风度好，样子也潇洒，许多人都认为和浣思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十分好，只是——心馨对正伦莫名其妙的敌意永远消除不了，心馨想，他不是爸爸，有什么资格和妈妈在一起？然而爸爸——

想起父亲，心馨看书的心再也集中不起来，父亲是医生，有医生的严肃、冷静和理智，他是很好的医生，却不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，他很重视事业，很忽略家庭。也不知道当初父亲和母亲怎么结婚的，他们个性完全不同，爱好，兴趣又绝对相反，医生和钢琴家怎么合得来？他们没有争吵，很平静就协议离婚了，现在母亲有了新男朋友，父亲——会有新女朋友吗？

心馨更烦躁了，她莫名其妙地不能忍受父亲有女朋友的事，供销社该属于事业，或是属于母亲，父亲——怎能另有女

朋友？

心馨扔开书本，控制不了的烦躁使她大步奔出屋子，在屋前草地一转，她奔向秦康的家。

秦家和她家颇为相似，她们有两姐妹，秦家有两兄弟，秦康是建筑师，秦恺还在念大学三年级，念的是农化，兄弟俩外型相象，个性却截然不同。秦家和她们唯一的分别是，秦康的父母很恩爱，是个完整的家庭！

“秦康！”心馨不须敲门，不必通报的，直走进秦家，她来惯了，何况两家人十分友好，“秦康！”

沙发上的男孩子抬起头，深而难懂的眼光，沉默但友善的神情，淡得不易觉察的笑容有些生涩，是秦恺。

“哥哥在房里！”他说。声音平板而不带丝毫变化。

“我去找他！”心馨对秦恺笑一笑，大步走进秦康卧室。她和秦恺也熟悉，却合不来。

秦恺几乎和所有人都合不来，他是孤僻的。

“你来了！”秦康坐在他那高高斜斜的工作台上，正微笑地望着进来的心馨，“什么事？想我？”

二十六岁的他惯于和心馨开玩笑，他一直当她是小女孩，比妹妹还小的小女孩！

“我有一个疑问，”心馨在床前的圆垫上坐下来，皱着眉，皱着鼻子，整张漂亮又可爱的脸皱成小哈巴狗似的，“你说我爸爸会不会有女朋友？”

“刘哲凡医生？”秦康好意外，他绝没想到心馨这么问，“你希望他有女朋友？”

“他若有女朋友，我就——气死！”心馨稚气的。

“这也说不定哦!”秦康故意逗她,“他又英俊,又富有,又有事业,又有名气,刘哲凡大医生,有女孩子追他并不出奇啊!”

“你是说——有女人会追他?”心馨的小脸儿变黑了。

“我是说——”秦康知道玩笑不能开得太过份,心馨是个死心眼儿的固执女孩子,“他不会主动找女朋友,他是十足事业型男人!”

“真话?”心馨立刻开朗了,“不骗我?”

“什么时候骗过你?”秦康伸手摸摸她的短发,“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?”

“麦正伦来电话说八点半来!”心馨嘟一嘟嘴。

“麦正伦?你怎能直呼他名字?”秦康夸张的,“他就快是你的继父了!”

“我才不要什么继父!”心馨不高兴地扔开一把计算尺,“我不听你胡说!”

“不听就找秦恺去,叫他讲些化学公式给你听,”秦康开玩笑,“你们俩,倒是两小无猜的一对!”

“对什么?”心馨跳起来要打他,“只有你才是风流鬼!”

他一把接住了她的拳头,把她拉到面前。

“我不风流你嫁给我?”他笑着。那是十足恶作剧的笑容,他知道,小女孩都不喜欢听嫁不嫁的!

“你不知羞!”她挣扎着脱出他的掌握,小脸儿涨得通红,“你这么老,谁嫁给你!”

“老?”他不以为憾地笑着,只有小女孩才会觉得二十六岁“老”,事实上,这正是黄金年华呢!“好吧!秦恺不老,二十一,

正配你——”

“死秦康!”她不依地顿一顿脚,转身奔出卧室,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秦康得意的笑声。

奔出客厅,看见秦恺正冷冷地望着她,想着秦康说她正配秦恺的话,脸儿更红,一言不发地冲出大门,奔着回家!

秦康真可恶,专门捉弄人,总有一天——她想办法报复,要他在女朋友面前出洋相!她想。

刚在家中坐定,门外响起了熟悉的汽车声,她奔到窗口看见母亲浣思停好她浅香槟色的 BMW 汽车,正大步走进来。

“妈——”心馨在浣思面前更像个孩子。

“什么事?你看来好兴奋,数学及格了?”浣思微笑。

四十岁的浣思风度好,修养好,不能说是什么绝色美人,却也相当漂亮,尤其那股成熟的风韵,十分动人,她看来顶多三十岁,就象心馨的姐姐!

• “数学还是不及格,”心馨稚气地笑,“麦叔叔说八点半来!”

“是吗?”浣思朝卧室走。她依然保持着苗条身材,又十分讲究衣着,看背影,她就更年青了。“心宁呢?有没有来信?”

“没有!”心馨追着浣思进去,“你姐姐是不是有男朋友了?所以她没时间写信?”

“也许吧!”浣思不是个严厉的母亲,“下次去信问问她,叫她放假带回来看看!”

“多妙!”心馨又皱鼻子又在笑,“以前我一直以为她喜欢秦康呢?”

浣思一面换衣服一面和心馨聊天,母女俩很亲热,也坦白

得无话不谈!

“秦康?他怎么会喜欢你们小女孩,他的女朋友论打计,单是空中小姐就有几个!”浣思笑。和女儿讲话,她是不顾忌什么的。

“空中小姐有什么稀奇!”心馨很自然地瘪嘴,“请我做,我也不做!”

“那么大口气?”浣思换好便装,挽着心馨出去,“空中小姐有什么不好?”

“我不喜欢!”心馨还是摇头。

“因为她们是秦康的女朋友吗?”浣思开玩笑。

“胡扯,妈妈你——”心馨不依的脸红了。

“好了,去看看四姐的晚餐预备好没有,吃完饭我要出去!”浣思推着女儿。

“出去?和麦——叔叔?”心馨背着浣思皱眉。

“一个音乐会!”浣思不置可否,“十点半可以回来!”

心馨沉默了两秒钟,大步走进饭厅。

她的日子永远是这么平淡的,除了平淡,她还寂寞。她身边虽有亲人、朋友、同学,然而,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私生活,不是她能参加的,她只能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,有时,连个谈话的对象都没有!

心宁离开家,寄宿外地的学校可会好一点?或者——她也离开家,住到远远的学校去?

四姐正忙着把饭菜搬去饭厅,心馨想帮忙,一眼看见厨房窗外的人影,秦恺,他站在他家后园做什么?他也是个寂寞的人,只是——他们之间无法交通,说不出什么原因,或者——一个

性相差太大吧！

心馨捧起一盘好香的咖喱鸡，窗外不远处的秦恺转过头来，在暮色中他的阴冷变得奇异地——吸引人，心馨本来完全没有出去的意思，却——莫名其妙地放下咖喱鸡，推开后门朝他走去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秦恺！”她问。他们虽然也是邻居，他还是秦康的弟弟，她和他却显得生疏和客气。

“不做什么！”他眼光停在她脸上，阴冷却善良。他的声音还是硬硬的，不带任何感情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心馨望着他，很真纯地说，“你很适合在这个光线底下，你看起来很性格！”

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！”他动也不动。

“我说的不是普通性格，”她抓抓头发，解释得困难，“譬如风格，还有——反正应该是特别的！”

“我很特别？”他反问。他总是不多说话的，今天有点例外。

“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心馨笑了，“你跟很多人都不同，使人——高不可攀！”

“我想——你错了！”他似乎有点尴尬。和秦康同样的一张漂亮脸孔、神情，气质相差何其大？“我很普通，也很平凡，一点也不高！”

“我的感觉是这样！”心馨坦白地，“我觉得你随时都可能骂我一顿，把我赶走！”

“真是这样？”秦恺笑了，笑得十分漂亮，“那我岂不是很可怕？”

“不过我也不怕你，”心馨咬着唇，歪着头，“谁对我凶，我也凶还他！”

“很——有趣！”他说。眨眨眼，他缓缓移开视线。

“有趣？三个月之后说不定我跟你是同学了！”她不服气，“就怕数学考不及格！”

“哥哥——不是在教你？”他又看她一眼。有点生涩。

“秦康啊！”心馨不满地揉揉鼻子，“他总有约会，要不然就要赶画什么工程图，说是要教我，从来没教过！”

“这样——”秦恺把双手放进浅蓝色牛仔裤袋里考虑又犹豫了好一阵，“如果你愿意，我——也能教你！”

“你？”心馨意外地睁大眼睛，苹果般的脸上满是不能置信，“真的？你肯教我？”

“是——”秦恺似乎努力在抑止那份紧张和兴奋，他兴奋吗？“我的数学一直不错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我？”心馨忘形地捉住他的手臂，不停地摇晃，“今晚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”他的手一阵控制不住地轻颤，她已放开他，“你随时可以来！”

“太棒了！”心馨高兴得跳起来，“有人教我数学，我有把握考上台大，我只是数学不行！”

他沉默着，脸上的阴冷却渐渐退去。

“先谢谢你，我一定请你看电影！”她又说，“你每天晚上都可以教我吗？我的数学需要‘恶补’。”

“可以！”他的话永远简洁有力。

“你自己不做功课！”她开心地说。大三的功课不至于轻

松得晚晚有时间呢!

“我会安排自己!”他说。

“哎——我吃完饭就来!”她行一个军礼,“先说好,我对数学是很笨的,你要有耐心啊!”

他牵扯一下嘴角,终是没笑出来。她是那般真纯稚气,怎象一个就要上大学的人呢?

“我不会骂人的!”他说。

心馨拍拍胸口,放心地透一口气转身奔回家。

“等会我就来,你等我!”她进去了。

秦恺又在湿湿的草地上站了一阵,直到暮色更深浓,他才慢慢地走回屋子。

他和秦康的确十分相象,只是他比较瘦,也略矮一些,他大概有五呎十吋,秦康大概有六呎。两兄弟的差别并不在高矮,秦康是光亮的,引人注目的,他能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被人看到,他的亲切笑容和那带着真诚的不羁,很是与众不同。秦恺却是光华内蕴的、含蓄的,沉默的,在人群中,他很可能被忽略,他也不喜欢表现自己,然而,他的善良与智慧,却全在眼底深处。

秦恺的沉默与孤独也许是与生俱来,在家中,他们兄弟俩受着父母的爱护和关怀,父母绝对不偏心,而且十分注意他们的成长与发展,父母也曾经为他的孤独而担心过,但——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常,孤独是天生的,他们也就听其自然了!

晚餐之后,他回到属于他的卧室。他有丝说不出的紧张,心馨要来吗?心馨几乎每天都来他们家——从来都不是找他的,心馨永远是秦康卧室中的小客人,今夜第一次为他而来

——也是他第一个客人，他为这个而紧张吧？

大门砰砰地响，这是心馨的习惯，她来了——秦恺想站起来，忍住了，他只默默地坐在写字台前等着。心馨来为请教他数学，她自然会进来，他不需要这样——哎！这么殷勤，这根本是普通的事！

过了一阵，心馨并没有进来，卧室门开着，心馨该知道他一向在卧室里做功课的。他听见隔壁秦康房里传来的愉快笑声。

“你的图表还没画好啊！”心馨娇娇地问。

“就快了！”秦康在伸懒腰，“你来陪我吗？”

“找你的空中小姐陪，我来学数学的！”心馨说。

“谁答应教你数学了！”秦康夸张地说，分明故意逗她，“我眼睛就快闭上！”

“臭美！”心馨一转身就走出来，“秦恺教我！”

“哦！约会呢！”秦康在隔壁怪叫。

心馨抱着书本，甜甜地笑着走进秦恺卧室。她又换了衣服，红色半截牛仔褲只到膝头，上身是前胸印着“花生”卡通漫画的主角查理布朗的白T恤，天然微卷的短发没用夹子，有些湿湿地披着，脖子里有清香的爽身粉，她一定刚洗过澡。手里还拿着一个啃了一半的水晶梨。

“我来了！”她不客气地坐在秦恺床沿上。

秦恺心中有丝莫名其妙的酸，心馨来找他，却先去了哥哥那儿——这丝酸意也只放在心中。

“我先看看你的书，你吃完梨再开始教！”他说。看她一眼，立刻就垂下头去。

心馨把书本递过去，秦恺接过来，却发现书本下藏着一个大水晶梨。

“给你的！”心馨稚气地压低了声音，“只剩这一个了，别给秦康看到！”

秦恺心中流过一抹温暖，掩护了刚才那丝酸意，心馨——真是很可爱的！

“谢谢！”他微微一笑，把水晶梨放在书桌的一角。水晶梨不值什么钱，令人心喜的是那份心意！

心馨三口就吃完了她的梨，扔了梨核，在牛仔褲上抹抹手，坐到书桌的另一边。

“我想从头开始，三个月来不来得及？”她认真地说。北一女的学生对考大学都很重视和紧张。

“看你用功的程度！”他翻着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馨坐在对面，他就那么不自在。

“我一定用功，发誓！”心馨一本正经地举起右手，“我想考台大园艺系，和你同学！”

“园艺？”他有点意外。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念外文，比较有机会去洋机关或航空公司赚高薪。

“植物系也行！”她睁圆了眼睛点头，“妈妈答应给我开个花园，专门种各种奇怪稀有的花草！”

他看她一眼，赞许的话放在心中。

“开始吧！你只有三个月！”他只这么说。

心馨很紧张地拿起纸笔，开始记录秦恺所讲的一切。才讲了一章，心馨就对他肃然起敬了，秦恺的数学那么好，足以教她而有余，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她怎么一直想不到？她怎么